

# 大河湾



河畔晚照 薛丽娟 摄

## 随笔

### 石榴与月季

□尚月旺

四月的尾梢，号称“百果园”的我家后院，桃李、核桃等早已硕果累累，摇晃着枝条炫耀着。

只有靠墙角的那两棵石榴树不慌不忙地把主干向四周悠然舒展。石榴的嫩叶看上去很光滑，叶面上像涂着一层薄薄的蜡质。

一天，石榴树没有预兆地抖开了一身红装，浓妆艳抹得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。那些红红的花瓣，被阳光浸透成烈焰，每一片都写满了春天的烂漫。

石榴树是个喜庆的树，树底掉下的一层紫红色花瓣，像极了燃放过的鞭炮屑，给人心里种下喜悦的种子。

石榴树又是个吉祥的树，你看它每一枝的顶端都缀着几个玲珑的喇叭花，像千百杆唢呐演奏着喜庆的曲调。

石榴树又是高贵的树，有着枣树的枝干，清新而不柔媚，身上流淌着高贵的汁液，有着“多子多福”之寓意。

娃娃早到结婚生子的年龄了，就是不愿意结婚，急得我头发花白，愁眉苦脸，叹声连连。

老伴说，听闻石榴树寓意吉祥，家里种上它，说不定能盼来多子多福、子孙满堂。

临猗县嵋阳镇有个石榴基地，便托当地的朋友捎几棵石榴树苗。

电话一打通，老伴一把抢过手机，千叮咛万嘱咐要朋友精选时兴的好品种。

春天，我们如愿以偿地在我家后院种下了石榴树。

老伴对石榴树苗特别上心，又是浇水，又是驱虫，又是施肥。石榴树没有辜负她辛勤的照料，渐渐展现出婀娜的身姿，新媳妇般羞赧地孕育出花骨朵。老伴每每抚摸着石榴树，就像心里想的事成了，便喜上眉梢。

石榴树旁的月季花，羡慕得不得了，不服气地也使劲地绽放着自己。

老伴瞧见月季花后，心里生出一种特别的想法：花开得再艳又有什么用，你能结果生子？

月季花才不管这些，把花绽得更艳。

一抹淡淡的清香直扑鼻翼，像给鼻孔里埋了粒玉质的香囊。

喜庆的“鞭炮”还在燃爆，吉庆的“唢呐”还在欢快演奏……

我想拽住春的尾梢，红红火火的夏天却悄无声息地就与我撞了满怀。

咦，热烈的夏天如期而至，硕果累累的秋天还能远吗？



## 流年随影

### 记忆中的三辆自行车

□乔靖鸿

走在街上，从身边疾驰而过的，是各式各样的汽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，偶尔看到骑自行车的，也多是装备齐全、高档时尚的山地车或公路车，靠传统普通自行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曾几何时，自行车也是人们渴望拥有、赖以代步的出行首选。感慨之余，不由想起了印象深刻的三辆自行车。

第一辆自行车，是上大学时，父亲经过讨价还价，从修车师傅那儿花11块钱买来的。因为学校离家20多公里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乡里的汽车站离村里又远，很不方便，只有自行车最方便，从学校门口可以一直骑到家门口。因而，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，也不知道是啥牌子。买回来后，父亲好好拾掇了一下，换了车闸、内外胎，又安了一个铃铛。这辆车，成了大学期间，我往返学校和老家的主要交通工具。我毕业后，自行车给了姨家的表弟，又接力陪伴他的求学之路。

## 乡情一缕

□余振中

胡基，是北方农村过去建房的主要材料。它是用黏性较大、比较结实的土做成的，使用方便，用它垒的房子直立性好，墙体漂亮，并且冬暖夏凉，保温性能好。以前，农村青壮年男性大都会打胡基。

打胡基先得有胡基模子，模子由硬质的木料制作而成，一头用铁丝绞着，另一头插上一个挡板，外面再用一个带钩的横木卡住，保证打胡基时模子不会脱开。打胡基先要平底子，地方要高点，要把底子填实在，铺平，底子出了问题，摞起的胡基容易倒塌。打胡基时，下面要放一块平整的青石板，把模子摆放在上面，在方框里面撒上一把草木灰，以防土和石板粘连。然后，用铁锨铲起事先和好的半湿土倒进框架内，土填饱后，人站上去用脚踩实，拿起平底的石杆子打瓷实，再用脚后跟把四角使劲踏实，做到“三锨六脚十二杵”，胡基就算打好了。接下来，用脚把模具后面的木卡踢掉，将

## 诗美

□申文军

小子，挺起腰杆  
把意志的钢铁  
起码得换成意志的竹节  
看院内葡萄鲜绿透水  
叶子浓郁如玉  
还没入暑  
太阳的舌，并不太毒  
曾经的男孩子  
在涑水河畔暑天杨树林中  
捉蝉  
光身子，被晒得发黑

第二辆自行车，是父亲托人买的一辆加重飞鸽牌的。车子看着高大、笨重，可骑着得劲，而且载个人、带个东西啥的很方便。父亲多次用它驮着我和妈妈或者弟妹，赶集上会、走亲戚。好多年，它一直是全家人都离不开的出行“座驾”。不过，我之所以对它印象深刻，却是另有缘由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离家70公里外的一家企业上班。记得，到厂里报到后的第三天，我接到父亲从村委会打来的电话，问我厂里咋样，还缺啥少啥不？我随口提了一句，宿舍条件简陋，有些书、衣服没地儿放。父亲“嗯”了一声，说知道了。过了十多天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说给我做了个箱子，明天送过来。我以为有顺车给捎来，就说行。没想到，第二天中午1点左右，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，厂门口有人找我。到了厂门口，看着满脸灰尘、满头大汗，站在墙根，一脸憨厚笑容的父亲；还有家里那辆不离父亲左右的老“飞鸽”，车轱辘上、脚踏子上，全是厚厚的泥土……我愣愣地

## 打胡基

模子立起打开，两手将胡基慢慢取下，一只手托着，紧贴胳膊，另一只手按住胡基上的挡板，将它轻轻地横放在平好的底子上。至此，一套打胡基的工序就算全部完成。

打胡基容易，摞胡基难。摞胡基时，上排与下排的角度要稍稍错开，这样才能既通风又稳当。技术好的人能摞六七排高，直立不倒。有的心急之人光急着打，摞时不注意，结果摞到很高了，突然倒下一大堆，前功尽弃，自己懊恼不说，还成了别人的笑料。打胡基不仅要瓷实、稳当不倒，还要出活、打得快、打得多，所以说成为一个优秀的打胡基能手并非易事。

我们门口有个中年人，干净利索，打胡基那是一绝。他的铁锨总是擦得一尘不染，既轻巧又锋利，使起来特别好用，他也视作宝贝，轻易不让别人使用。打胡基时，他先用锨“嚓嚓”填上土，跳上去几脚踩好，“嗵嗵”几杵子完成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没一点多余之处。他打出的胡基四棱见线，饱满结实，一天能打一千

### 那个晒黑的男孩（外二首）

#### 乐趣

把炎热变得似乎清灵  
小子，那需要什么意志  
像顺水而游，嗅香对花  
那个晒黑的男孩  
全世界人的童年

#### 雨过后的几滴雨珠

一场雨过，太阳露脸  
夏日树荫，邀我  
斜依树干。绿冠下  
幽幽树阴  
叶子上，爬行  
我和影子幽幽

#### 一阵风过，几滴雨珠

从头顶的绿云中落下  
让我和阴凉  
一起，打了个惊颤  
赶忙跑出来。太阳  
笑着  
刺了我一下

#### 观蚂蚁

在地面、砖缝  
在石榴和黄桃的树干  
和叶子上，爬行  
它们的忙碌，也在养家糊口



站着，好久好久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！接着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怎么也忍不住……

第三辆自行车，是我在厂里上班5年后，因为从事的宣传工作成绩突出，作为厂党政工团联名表彰的“青年标兵”，厂里奖励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。原本发了一辆二六女式的，我和一个得奖的同事商量后，换成了二八男式的，用顺车捎回家，送给了父亲。取到车子那天，父亲推着车，走得很慢，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笑容，逢人就拍拍车子说：“是娃在厂里得的奖，‘凤凰牌’的！”

平日里，出来进去的，父亲还是骑着那辆老“飞鸽”，却把新“凤凰”擦得铮亮，放在西厢房里，不舍得多骑。只有逢大事、喜事和重要的节日时，他才舍得骑一下，回来后，马上收拾得齐齐整整，盖得严严实实。儿子送的“凤凰”，俨然成了父亲心头的一辆“宝马”。

人的一生，或许会拥有很多东西，有的价值不菲，值得珍藏；有的虽然普通，却因为难忘的人或事，同样弥足珍贵，历久而弥新。



五百多个。看他干活，如同看一出精彩的节目，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。

那时候，村里人建房都是自己动手打胡基，忙不过来时会请亲戚朋友过来帮忙。我家修房子时，我刚从学校毕业回来，也跟着学会了打胡基。当时兴趣正浓，连续打了一个星期，建房足足够用。有一次，发小望的姑家动工要打胡基，望请我和英两人去帮忙。我们翻沟过去，干了一天，圆满完成任务，望姑姑夸我们说：“我娘家人真能干！”听着这话，我们心里满满的都是自豪感。

不知不觉，几十年过去，以前打胡基的人大都离世，最小的也渐入暮年了。现在建房全是一砖到底，胡基这种老材料已彻底被淘汰，在村里很难再看到踪影。前些天，在外村看到一个废弃的宅院，房屋已塌了一半，望着半截残墙上露出的一排排胡基，不禁心生怀念，感慨了半天。于是写下此文，权做对胡基这种遗失之物的记载，也是对我们逝去的那个时代的纪念。

或，休闲  
不过，不像我们要掏个空子  
那样乐陶陶、呆萌萌  
沉湎在时间的绽放中  
引诱我，学蚂蚁的样子  
住在地下的巢穴  
那里，分工严密而分明  
照样涌现忠诚、奉献、智慧  
只是，没有什么孤独、寂寞  
和对世界的荒诞感  
住在蚁巢  
比住在地上的房间里  
安静  
我住不进去  
最主要的原因  
是停留在对房间的想象中